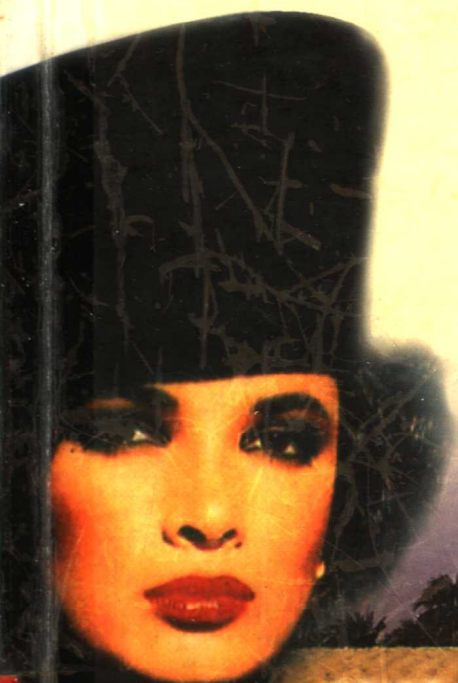


【利比亚】艾·伊·法格海 著

李荣建 李 琛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女人

照亮的隧道

YI GE NU REN ZAI
LIANG DE SUI DAO



一个女人照亮的隧道

YI GE NU REN ZHAO LIANG DE SUI DAO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人照亮的隧道/(利比亚)法格海著;李荣建 李琛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1915-1

I. 一…

II. ①法…②李…③李

III. 长篇小说-利比亚-现代

IV. I4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310 号

责任编辑:罗公元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中南核工业三〇九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62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4-1915-1/I·1506 定价:18.00 元(简精装)

法格海先生将此三部长篇小说中文翻译本出版授权授予
长江文艺出版社独家享有。

中文本前言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非常自豪有缘和你们进行思想交流，你们伟大的先辈曾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最古老、最丰富的文明。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三部曲描写的是当代阿拉伯人的生活，力求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渴望、追求及其面临的挑战。这部作品或许有助于你们了解阿拉伯国家的风土人情，洞悉阿拉伯长篇小说的进展。

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这部长篇小说三部曲于 1991 年一问世，就立刻受到阿拉伯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被誉为“当代《一千零一夜》”、“是一部优美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杰作”。阿拉伯诸国的专家、学者为这部作品举行了数十次研讨会。此书于 1991 年荣获阿拉伯世界最佳创作奖。1997 年，在伦敦出版了此书英文本。一些大学把此书作为阿拉伯现代文学选读课教材内容，许多研究生以此书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

在本书中文本面世之前，部分中国读者朋友读过我的长篇小说《昔日恋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3 年前，在武汉大学召开了《昔日恋人》研讨会，30 多位大学教授、作家、评论家云集珞珈山，对拙作展开深入研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昔日恋人》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和中国学者的

好评，使我欢欣鼓舞。此前，我的4篇短篇小说也曾被译成中文，在贵国报刊上发表，然后被收入1993年出版的《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欣悉该小说集出版后多次获奖，我们引以为荣。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你们致敬，同时要对我的老朋友、富有才华的大学教授、作家、翻译家李荣建先生深表谢意。我们之间的友谊已持续了十几年。李先生很早就致力于架设中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他在百忙之中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把《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昔日恋人》、三部曲第一部、第三部译成中文，将利比亚文学精品陆续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这是源远流长的中阿友好交往的继续和发展。

我的文学创作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与戏剧，而自己特别钟情这部被誉为“阿拉伯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座丰碑”的三部曲。有40多位阿拉伯评论家发表了关于这部三部曲的评论文章，他们的论文已结集出版。

三部曲主人公赫里勒·伊玛目坦率地讲述了自己一生中三个关键时期的爱情、梦想、追求与得失，相继绘声绘色地介绍了他在英国爱丁堡市不寻常的留学岁月，在《一千零一夜》梦幻城——珊瑚城的奇特经历，及其生活、工作的地方——阿拉伯现代都市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象。

故事精彩与否，请智慧的中国读者评说。但愿你们阅读此书时觉得津津有味，如沐春风，并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法格海博士

2000年2月于开罗

目 录

中文本前言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法格法 (1)
这是我的疆域	李 琛译 (1)
爱丁堡之恋	李荣建译 (117)
一个女人照亮的隧道	李荣建译 (299)

法格海长篇小说三部曲之一

这是我的疆域

李 琛 译

一个时间流逝了，另一个时间还未到来。

逃逸的时间与拒绝来临的时间之间，横亘着黄色的沙漠地带，遍地砂砾，烈日的光焰在大漠上燃烧。我躺在床上，黑暗包围着我。我瞥见自己在旷野间奔跑，追赶着头顶上飞过的黑色大鸟的阴影，以此来遮蔽当空烈日的炙烧。是黑鸟引着睡房里的我，来到沙漠上一群跳舞的男女中间。人们在沙漠上搭起帐篷，为一对新人举行婚礼。他们敲着鼓，弹奏着用黑色兽皮制作的一种乐器，女人们发出欢乐的颤音，男人们欢快地喧哗。我为荒漠上突然爆发出来的欢闹声激奋起来，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得入眠。我向他们奔去，与他们握手、拥抱。这时，我才发现他们不过是些阴影。阳光下奔跑着的“我”回到黑暗中熟睡着的另一个“我”之中。我烦躁不安，干渴地醒来，伸手去摸水杯。我见到，在我转辗床第时，沙漠之鸟已展开双翅飞向蓝天，顷刻间变为黑压压的一群，布满屋顶，在我脸旁煽动着翅膀。我发出一声沉闷的吼叫，立时明白那群男女在自杀前已见到这群鸟了。我拼命驱赶鸟群，闭上眼睛不敢再看。然而，这情景就是挥之不去。我把枕头放在脸上，堵住耳朵，痛苦地左翻右转，把身旁的女人吵醒。

——一个礼拜了，你都睡不踏实。

她起身去拿药。我默默地吞下她拿来的镇静药片。我还

是无法入睡。于是，起身走到厨房外，面对大海的阳台。我头脑清醒地坐下来，望着周围的幽暗和空旷发呆。海风拍打着我的面颊。星光下，海浪的银色泡沫在闪光。我听到海面上升起阵阵甜蜜的呼唤声，它在叫我。没过多会儿功夫，我觉得大海的幽幻之影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看见那幻影的透明身躯。我走出家门，没理会女人从卧室传来的“为什么打开家门”的询问。她没有听见敲门声，也没有看见那些带我到海边的幻影。

我为如此接近大海而兴奋不已。海底有个城市，城市的穹顶在水下闪闪发光，只有像大海一样透明的人才可以入水。幻影指示我跟随着它，海面上的金光诱惑我走进大海，奔向海中的城市。一阵快感穿透我的全身。光波带着我上下起伏，幻影欢快的歌声呼唤着我。我潜入海底，与海水合一，沉浸在欢乐之中。不过，有许多只手把我从光波、海水和欢乐中捞起，阻止我游向金光闪闪的城市穹顶，夺走了我心中的欢乐。魔幻的城市消失了，大海又恢复为黑水一团。我被许多只手抬上床，带着一身的寒冷、潮湿和海草钻进被窝，浑身发抖，还不时咳嗽着。

我发现鸟群已经消失，内心顿时升起一种由衷的感谢，因为肌体的病痛终于驱除了今夜精神的噩梦。我把头藏进松软的枕头里，听着他们谈论我的病以及住院治疗的必要。隔了一会儿，又听到妻子为打扰了邻居而表示的歉意和感谢。我意识到自己下海的愚蠢和疯狂。一想到不久我会与精神病院的疯子聚在一起，心里就发毛。

次日清晨，一觉醒来，精神爽快多了。我打破几天来的沉默，那使我企图以自杀摆脱精神恍惚、逃避病痛和去医院

的沉默。我穿上西装出门，恢复与世界的交往：去大学、逛街、会朋友。我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不让自己感到恐惧和乏力，用一张笑脸去说话和授课，笑对人生。同时，也用这张新鲜的面孔迷惑日夜出现的幽灵。可是，这张笑脸像蜡烛一样，在阳光下坚持不了多久。我一见人们肃杀的目光，害怕他人的毛病便会再犯，因为他们看见了烛泪流淌在我脸上。我讨厌他们在我面前晃悠，不愿看见他们那卫生球般的眼睛。我远离人群，整天呆在家里。妻子见我不肯上班，便告假在家，护理我，想方设法让我走出沉默和心神恍惚。我懒得理她。夜间，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我，我发现她把门锁上，藏起了钥匙，防止我随幻影而去。

第二天，我哥哥来了。他劝我去看心理医生，我拒绝了。然而，下海的事让我有口难辩。于是，我明白了事态的严重，只好随他去看医生。医生要寻找我童年致病的诱因，我知道自己的童年没什么可怀疑的事。穿白大褂的医生都故作姿态，其实他们才是社会准则和制度的潜在帮凶，他们与各种不人道的统治机构合作，并为其罪恶辩护。我不想激怒医生，让他把我囚禁在诊所之内。他给我治疗，并嘱咐我每周去一次。我微笑着向他道谢，告辞回家。以后只去过一次，便不再接受治疗。

哥哥见我厌恶医生，就建议我去找一位有名望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他已经治好了许多像我一样的病人。这种病，只有安拉的人，如教法学家才知道它的秘密。病是因一些与人生活在一起的隐蔽的众生从人的病灶潜入体内造成的。教法学家能够用祈祷词、护身符和苏莱曼的咒语烧掉他们。我不愿和他一起去找教法学家，只是接受了他们的治疗方法，捏

着鼻子吞下符咒灰，让妻子给我带上护身符。两个星期或半个多月，我恢复了正常。哥哥为这结果挺高兴，不时地赞扬教法学家的神奇。在此之后，我又犯病，依然远离人群，不肯出门。日间，白色的云雾围绕着我；夜间，黑色的鸟群让我不能安寝。系里收回我的授课时间，我成了一个后备讲师，去不去系里关系不大。身体好时到系里去，有差事就干，无事便回家。法蒂玛也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我常常在她去学校后就回家了。晚上躺在她身旁，见她心不在焉的样子，心里更烦躁。结婚之后，我们至今没有孩子。她能不能生育，我并不在意，可是她不然。她以为孩子可以填补家庭的空虚，驱散隐藏在暗处偷袭我的幽灵。见她默默地哭泣，谴责自己，我只好声明是我不能生育，而不是她。

在我布置好这套房子，准备找一个妻子，以便融入社会时，一位英语系的同事将他的妻妹介绍给我。她是一个近三十岁的老姑娘，教小学。她的父亲已经另娶，不会有亲戚干预她的婚事。我拜访了她的父亲。饭桌上，我眼睛望着盘子，余光却不断打量着她。抛开嫁妆不算，我喜欢她的胸和唇，只是个子矮了些。我决定娶她。在这个窗户紧闭的城市里，我从来没有期望过有爱情的婚姻。儿时，我曾爱上一个藏在箱子里的女孩，以后再也找不到她。我也没有做过一些年轻人的美梦：一见钟情，幻想与所爱的人结婚。美梦破灭后，与绝望和痛苦成婚。我从一开始就期望传统的不带幻想和欺骗的婚姻。为此，我不期待这女人的保证、喜讯或惊喜。和她生活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让我感到意外的东西。她很温顺善良，做得一手好菜，是个把丈夫的意志放在个人意志之上、忠于传统道德、满足于她的小世界的女人。她的世界

不超过就职的学校、住家附近的商店，以及与邻居和来访者谈论肉类危机和洋葱青豆新鲜与否的范围。在床上，她羞涩腼腆，好像在犯罪。三年里未怀上身孕。为此，我只好代她受过，为她开脱，以驱散她心中的阴云。三年里，我保持与她的婚姻关系，与周围人的交往，有意识地创造条件，证明我是属于那要求儿女忠诚顺从的大家庭的一员。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令我来到这个世界，变睡眠为烈日炎炎，妖魔居住的荒漠。我更不知道，从哪道缝隙中钻出来的鸟群遮蔽了我的空间，为什么众生会在夜间敲我的而不是别人的家门。我不打算要什么，只想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时间，不叫这个名字，不要这张脸，不披这张人皮。

我独自在房间里踱步，寻找什么或干点什么。我停在摆放《一千零一夜》的书架旁。我与这个神话故事已拼得筋疲力尽。我竭力想摆脱它对我的控制和影响。难道，我现在依然防范着，害怕落入它的圈套，害怕它的魔力对自己生活产生影响？我的问题问得有些好笑。瞧，我又在怀念那已逃离的时刻。可是，《一千零一夜》怎么会给我力量，在这个呆板地保持了女人的贞洁、苦难和不孕，并给她心灵一个永恒安全的环境，能抵御沙漠风暴，创造出类似于这个呆板世界的世界。《一千零一夜》的神话让我在异乡游离出来，以它魔幻的氛围，使我在缺乏贝杜因社会智慧的环境中立足。贝杜因的社会远离生死的欢乐而沉浸于自我的冒险之中，在心灵灯盏的光耀里欢歌载舞。

我微笑着取出《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册，好像正与幻想中心灵沙漠上的众生搏斗。我拿着书来到阳台，与国王山鲁亚尔在吃枣儿吐核的商人故事里相见。高个子的魔鬼在富商

的头顶上拔出剑来，“起来，我要像枣核儿杀了我儿子那样杀了你。”一件普通的，像扔一枚枣核那样无所谓的事，也可以成为处死的罪行。之后，一个套一个的故事从宝盒里一个接一个地喷涌出来。三个老头带着羚羊、山羊和两条狗，这些动物都是被点化的人。谁说山鲁佐德讲的是神话，而不是当代这个世界的故事。我每天都碰见被点化的众生和那抽出宝剑对付不经意吐核而杀人的人。

——起来，我要杀了你。

我不仅仅要读书，还将继续自己的研究，并写出论文来。这次，我不再探讨性、暴力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及其影响，也不理会情人间的传情和闺房里婢女的吟唱，更不会涉及游戏和冒险。对这些，我已没了情志和兴趣。我将从更为严肃的方面入手，探讨异化、丑化和自杀，为文学俱乐部新一轮的报告作准备。从这个角度切入山鲁佐德的故事，也许能帮我渡过难关。

——起来，我要杀了你。

我就写这类屠杀，这高悬于山鲁佐德头顶上的利剑。这柄剑迫使她讲故事，从一个故事生出另一个故事，以求解脱和无谓地死亡。我也要揭示出她的伎俩，她如何在第一夜面对山鲁亚尔，让他穿上杀人精灵的衣袍，以故事的力量对抗他的暴虐、杀人嗜好，将处女的血迹和砍头后的血盆大口联结在一起。

我取来纸和笔，一边读一边录下随感。我从中渐渐摆脱了恶魔的纠缠，回忆起《一千零一夜》的少儿版在童年中引起的惊叹。那故事的通俗性使我的注意力从默写和算术转移到神话的世界，在神话世界里徜徉：在国王的餐桌上进餐，

陪伴阿里巴巴进入藏宝的洞穴，口袋里装满珍珠、玛瑙、珊瑚和红宝石。我擦了擦阿拉丁的神灯，唤出精灵奴仆，听他说道：

——你的奴仆应召来到你的面前。

我命令他绞死所有的算术和语法老师，烧毁所有的学校。待我次日一觉醒来，见学校和老师统统不见了。那时，我完全沉浸在神话的世界里，暂时忘记和逃避了现实的苦痛。瞧，它现在又为我提供了一个我儿时拥有过的那种避风港。

妻子见我恢复了工作和写作，赶紧向双方的亲人报喜。他们从广播中听到文学俱乐部报告会的消息，都来家向我祝贺。作报告那天，连嫁到绿洲的姐姐也赶来看我。我发现姐姐长得越发像母亲了。她的到来唤起我对尘封于时间海洋里儿时生活的怀念。我期望她和我们能呆上一段时间，但是她那当法学家的丈夫执意要她一同回家。这时，造访儿时和已过世母亲住过的老房子的念头不期而至。这念头嘲笑了心理医生的逻辑：我的病源于那个时期。

我决定去看看那座老房子。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没再去过那个街区。那里已人去楼空，居民早已迁至新居，享受着电梯的文明。过去的人没有心灵的缺陷，只有大海、天空、楼宇的相互依托，胡同纵横交错，向前延伸。

我来到大街，叫了一辆出租车。我的汽车已让哥哥以修车的借口藏了起来，他不让我在生病期间开车。出租车载着我到老区，一拐进路口，我就瞥见一半坍塌，另一半也已千疮百孔的老房子。我感到一种到了蛮荒地的压抑，将我满腔的激情、渴望和怀念一扫而空。很难想象，这儿原本是挤满

香水店、便道上堆满水果箱子的狭长小街。川流其间的是穿着民族衣袍的男人和穿白袍的女人。孩子们玩耍奔跑的欢闹与小贩们的沿街叫卖声，汇成了日夜不停的喧闹。现在，一切喧闹均已消失。楼房、店铺、鸽棚和私塾都化为一片废墟，只有幽灵停留其间。路上遇到一家人返回重新翻修过的房子，这让我有一种亲切和安全感。一阵饭香驱散了这儿的恐怖气氛。我走进一条小巷，它是老城里我最熟悉的地方。巷子不深，一头封闭，两边各有三栋楼房，第七座房子在巷子深处，直对巷口。那就是我的家。这座楼只有两层和一个大院子，没有天棚。楼上楼下共六间屋子，分住着六家人。那时，我们家拥有两间。儿时，我不知有大门，因为大门永远是敞开着的，门上挂着一个粗麻布帘子。住户不断变更，只有陶匠艾布·胡特沃大叔一直和我们作邻居。他在一间屋里做陶壶和陶罐，把坯子放在屋顶上晾干。和我家并排的，是一位嫁给土耳其军官的妇人沃尔黛大婶。她丈夫在意大利人入侵时逃跑，新婚之后就把她抛弃。她只好开门迎客，招待那些意大利军官。后来，她不干这营生了，去麦加朝觐后，买下了这所房子，布置好租给乡下人。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她为什么总是浓妆艳抹，一身香气的秘密，街区的女人们都不理她。紧挨着我们的一家，他们的房间很大，靠着门口。那里住着教法学家谢赫萨迪格·艾布·黑拉特。他会写符咒，驱魔驱鬼，医治妇女的不孕症。居民有时能听到他与自己说话。传说，他与一个女精灵相好，女精灵帮她满足求医者的要求。我常在节日或仪式中走进他的房间，送给他从家里拿来的食物，以便他和女精灵交往时也能吃到人间的食物。

我在过去的大院前驻足。房间大部分已坍塌，砖头瓦块

堵住了入口。我想跨进院里，看看没有坍塌的部分。刚一迈步，就绊在一块砖头上。当时已近黄昏，我不想再往里闯了。院落好像一千年前被地震摧毁的城市废墟，没有人生活或离去的踪迹，一片荒凉，令人毛骨悚然。一阵心酸令我肝肠寸断，眼泪止不住地滴落下来。我怀着寻找逝去时间所带来的失望心情，想赶快逃离这景象造成的心理压力。一阵熏香的气味从附近什么地方升起，我惊诧地停住脚步。这带有奇特清香的气味穿透我的胸腔，让我为之一振。我闭上眼，抬起头，细细品味这从未嗅过的清香。它的源头来自谢赫萨迪格的屋子。我兴奋地奔了过去。

院门已被拆下。走进灰蒙蒙的黑暗里，香气愈发强烈逼人。我站在他的屋门前，门已经歪斜，用手一推，发出嘎嘎的响声。屋内幽暗的烛光在墙边跳跃。我胆怯地一动也不敢动。心想一定是哪位相信谢赫神通的信徒点燃的，以示惊异和悼念。可是，令我心旷神怡的熏香又从何来？推开房门，我的双脚踏进屋里，只见谢赫萨迪格·艾布·黑拉特正像三十多年前习惯的那样，坐在他的拜毯上。我不知道当初他的胡须是否已经全白了，但是他的面貌和我记忆中的他没有变化。他常坐在有金色穗饰的拜毯上，手指转动着闪闪发光的玛瑙珠串，一本厚书摆放在身边，炉火上的熏香香气四溢，和眼前的景象一模一样。

我向他问好，以辨别他是真人还是我的幻觉。我听见他的回答，如儿时听惯的那样，声音还是那样低沉轻柔，充满了友好和关爱。他怎么会在几十年时间里仍然保持这副样子！也许，他以前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上了年纪。意外的情况让我不知如何是好，默默地饱闻清香，望着炉火发呆。谢赫